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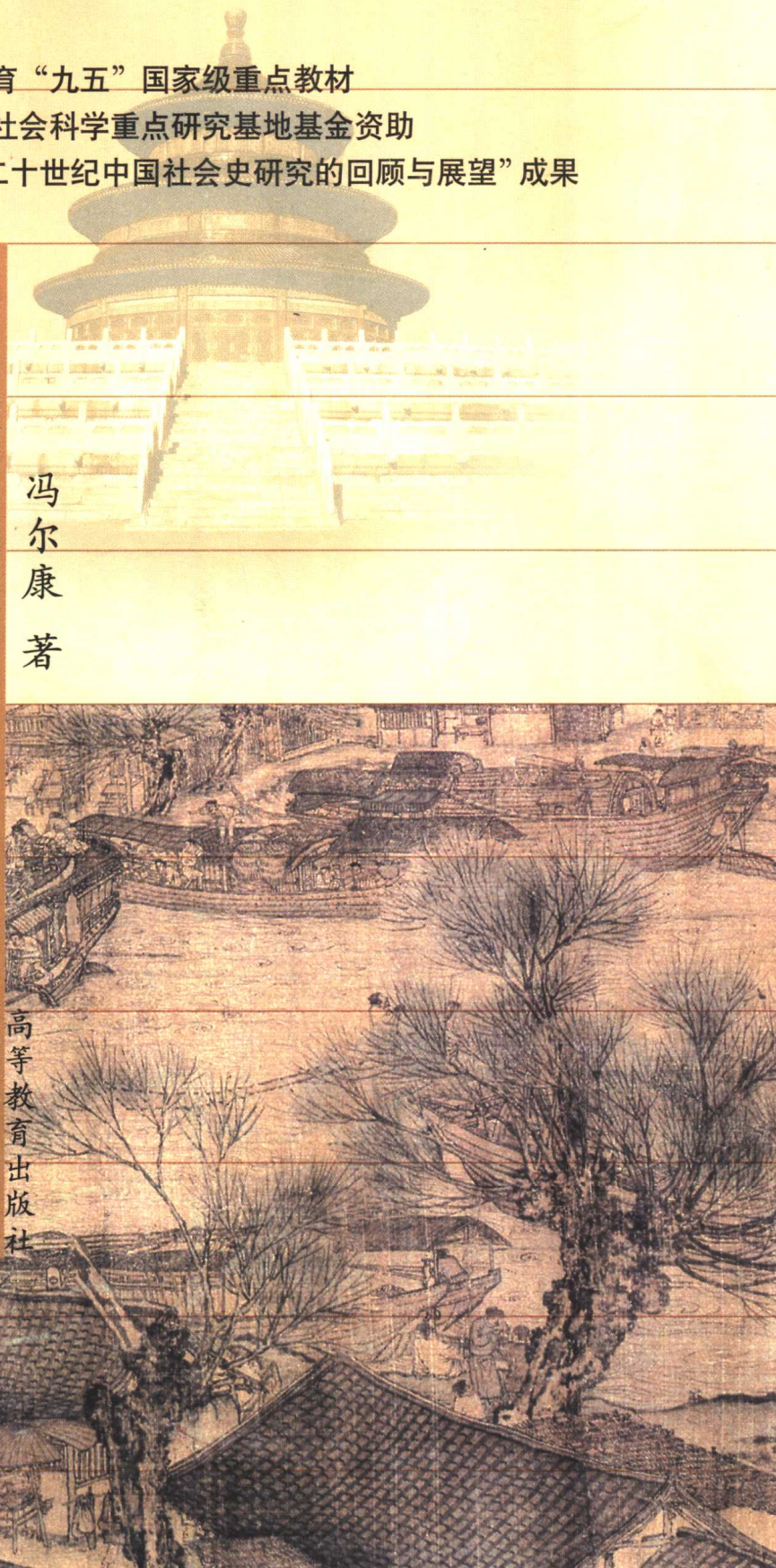


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重大项目“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成果

中国社会史概论

冯尔康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

中国社会史概论

冯尔康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教育部“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本书从社会史研究历程的独特角度探讨社会史学科建设的一系列理论问题,阐释社会史的研究对象、特点、方法和功能;突出对社会史史料学的研究,并把它视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理论组成部分;论述了中国古代、近代(前期)社会结构及演变;并以饮食、生育、丧葬、节庆为例描述古代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俗。本书注重概括性、涵盖性与典型性、故事性的结合,力求选择典型、有趣的事例,增强可读性。本书可供高校历史学、社会学等相关专业教学使用,也可供社会读者研究、学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史概论/冯尔康著.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2

ISBN 7-04-015521-4

I. 中... II. 冯... III. 社会发展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K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8270 号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6405458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总 机	010-58581000		http://www.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民族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张	25	印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40 000	定 价	30.7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15521-00

前言

社会史,或者说新社会史、新史学的研究在历史学界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显学”,或被视为史学界的主流,许多高等学校历史学系开设了这一课程,然而可供作为教材的著作尚不多见。

现有的中国社会史通论性的著作,有周谷城在20世纪30年代著述的《中国社会史论》(1988年重编版),李泉等人的《中国古代社会史通论》(1996),黄宽重、柳立言的《中国社会史》(1996),周积明、宋德金主编的《中国社会史论》(2000)等书。它们对社会史的研究与教学都发生着积极的作用,但作为高等学校的教材,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对上述著作的评论,将在第一章有所说明),教学与研究需要一部新的社会史教科书。

对此反映最敏锐的可能是出版机构,还在1990年中国社会史年会在成都举行期间,就有出版社找我,希望邀请几位同好编写一部中国社会史讲义,供高等学校教学使用。对这种要求我感到荣幸,但觉得尚不具备条件,不敢应承。因为社会史的研究刚刚恢复,宏观的、细部的考察均极其缺乏,而且毫无理论准备,这时候如果贸然去写带有总结性、前瞻性的高度概括性的教材,是写不出来的,即使勉强完稿,一定是极其不像样子的东西,愧对学术界和大学生。然而编写社会史概论的事则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好几年后的1997年,教育部拟制编写重点教材规划,鉴于社会史研究的迅速进展,我遂提出编写《中国社会史概论》的设想,并被列入计划。自1998年开始,我除了通常的进行有关社会史专题和其他历史问题研讨之外,在每年春天集中阅读上一年的有关社会史的重要论著、论文,尤其关注它的理论和重大历史事象的讨论信息,并且写了几篇心得文章,陆续发表出来。如今我着手写作此书,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一是十几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在国内外的长足发展,有许多成果可为我借鉴和介绍;二是个人对某些专题也不陌生了,有一些现成的稿子。现在的写作,比起十几年前,条件是好得多了,当然也不是说多么成熟,而是说可以勉力为之了。

决定写作,问题就来了:它是社会史方面的书,在四十万字左右的篇幅

里应该写什么,它作为教材应当有何特点,我权衡再三,采取下述原则:

第一,致力于学科理论建设。社会史作为一个学科,它是什么样的学问,这样的学科理论问题,作为学科建设来讲是必须回答的。我考虑到社会史研究的变化性、开拓性和争鸣性,不能不对学科理论作着力的叙述。什么是社会史,20世纪上半叶的学者不进行理论的讨论,只从事具体史事的研究;到下半叶,专史说、分支学科说、总体史说、社会历史说、方法说、视角说、范式说相继面世,不仅如此,新社会史、新史学同社会史纠缠在一起了,跨学科的研究也产生了。在这种情形下,社会史研究该怎么办?社会史将走向何方?如何能走得更好?事关社会史研究的前途问题,总应当求得一种理解出来,或许会对学科的发展有好处。有鉴于此,为着学科建设(特别是在当前情形下的建设),为着初学者,所以我决心加强自己并不能胜任的社会史理论的研讨,力图采取新的讨论方法,就是从社会史的研究历程去认识它,从学者研究实践中去明了什么是社会史以及它的研究对象、范畴、方法和功能,而不着重于纯学理的讨论。虽说是进行理论研讨,然而我是从事微观史学研究的,理论素养甚差,因此所讲述的社会史“理论”,实含有几十年治史经验之谈,并未升华到理论层次,这一点也是有自知之明的,请读者明了此情,对此不要抱有多大的希望。

II

第二,致力于史料学的探讨,并把它视作理论建设的内涵。如同社会史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一样,什么是社会史史料也是难于把握的,时至今日,还没有关于社会史史料学的像样的论文,更不必说专著了,因此社会史史料学的问题值得郑重地提出来加以讨论。社会史的史料与历史学的史料有无不同,“正史”里有社会史史料吗?笔记、小说、诗词、戏剧、家谱、方志、文集等体裁的历史文献与社会史史料有无关系?社会史史料如何搜集、利用?对这些疑问,我于2002年撰写《关于建设社会史史料学的思考》一文(台北《汉学研究通讯》2002年第4期),提出社会史史料研究方向性意见。现在对此又有进一步的理解,故而不惜笔墨地书写出来。没有史料,便没有史学研究,没有社会史史料,社会史研究也就无从说起,因此讨论社会史史料,既是社会史的理论建设问题,也可以视为社会史研究的理论组成部分,归属于学科建设范围之内。

第三,概括性、涵盖性与典型性、故事性的结合。本书是以教材为目标编写的,应当朝着教材的规范去努力。教材要求涵盖量要大,应有概括性,信息应该丰富,文字要简约;历史现象的交代既要繁多,却又不能大事铺陈,不必作繁琐考证。这类要求,有的我想能够做到,但也有许多做不到的地方。社会史本身是丰富生动的,贴近人们生活的,写得好,读者会乐于接受,

为此不能限于概括性的要求,忽视必要的故事情节的描述,令这部书干涩乏味,要力求选择典型的、有趣的事例,让它具有可读性。

由于理论研究占据了本书不少篇幅,因而使对中国社会史史实的叙述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真是有一利就有一弊,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需要提请读者留意:理论和史料两章所绍述的史事、史料,它在客观上起到某种叙述社会史史实的作用,请不要放弃从这个角度去把握它。

我期望本书提供的信息能够涵盖中国社会史及其研究史的时段、空间和社会层面各方面,但结果自己亦不满意,盖因我的清史出身的学术背景,决定了我介绍自己熟悉的领域多一些,图籍的绍述和史料的引用,或多或少受到既有的和方便寻找的书籍资料的影响,以致遗漏了一些应述及的图书或应引用的史料。遗憾良多,乞求读者指教。

目 录

第一章 什么是社会史及其理论	1
第一节 历史学和社会史	1
一、历史学之我见	1
二、社会史定义之假说	9
第二节 从社会史研究的实践进行理论探讨	10
一、要不要研究社会史理论	10
二、从研究实践讨论社会史理论	11
第三节 西方年鉴运动与社会史的研究进程概略	13
一、西方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期	14
二、西方社会史研究的兴盛期	18
第四节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程及同西方史学的关联	31
一、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史学结合的社会史研究的兴起	31
二、社会史研究的扭曲与基本停顿状态	40
三、大陆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迅速发展	46
四、台湾新史学的崛起和成就	64
五、香港社会史研究	79
六、中国社会史、新史学研究同西方年鉴史学、西方新史学的关系	82
第五节 社会史研究的探索性、开放性和向总体史转化的特点	86
一、社会史的研究领域	87
二、总体史的观念	93
第六节 社会史是方法论说、范式说与社会史研究法	98
一、社会史研究是一种方法、视角的观点	98

二、社会史是史学研究一种范式说	100
三、社会史研究法种种	101
四、研究法的探索	109
第七节 社会史研究的巨大成就与面临难题	110
一、巨大的成就	110
二、面临的难题	113
第八节 社会史(新社会史)的界定——专史·拓宽·综合研究	116
一、界定的方法与态度	116
二、社会史(新社会史)的定义	117
三、定义的特点	119
四、社会史、新社会史与总体史、新史学、历史学	120
五、选择社会史专史说的原因	122
六、辨析几个问题	124
第九节 简述社会史研究的社会功能	128
一、“资鉴”作用及其削弱趋势	128
二、对民众民族意识的关怀	129
三、予人做人行事和智慧的启示	129
四、给人休闲性读物	130
五、史学社会文化功能读物的表达方式	130
六、史学功能转化中社会史研究的价值	131
七、史学功能转化的原因	131
 第二章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史料	 133
第一节 关于社会史史科学的理论思考	134
一、新概念、新方向、新领域是开启社会史史料宝藏的钥匙	134
二、将被排除在视野之外的图籍、文书纳入社会史史料库	137
三、从社会史的视角对史料进行新的挖掘与诠释	146
四、社会史的实物史料和口述史料	148
五、怎样利用非传统史书的史料	150
六、重视传统史书社会史史料的原因及其内容	152
第二节 “二十五史”中的社会史史料及其利用	152
一、20 世纪上半叶史学家对“二十五史”社会史史料的运用	153
二、以“前四史”为例看“二十五史”的社会史史料	156

三、“二十五史”社会史史料的利用方法	158
第三节 政书典制类图籍中的社会史史料	159
一、礼制图书资料	159
二、法制图书资料	163
三、通论典制图书资料	166
四、荒政专书资料	169
五、典制类图书社会史史料特点	169
第四节 文集、笔记、类书、汇编中的社会史史料	170
一、文集中的社会史史料	170
二、笔记的社会史史料价值	172
三、类书中的社会史史料	174
四、会要体史籍的社会史资料	177
五、近人编辑的社会史史料汇编	178
第五节 方志、族谱中的社会史史料	180
一、地方史志资料	180
二、族谱史料	183
三、家训史料	187
第六节 出土文物与档案中的社会史史料	188
一、档案中的社会史史料	188
二、文物考古发掘资料	191
第七节 外国文献中的中国社会史史料	197
一、中亚人的文献	197
二、西欧、美国人的文献	198
三、俄国人的文献	204
四、东亚人的文献	205
五、附说二则	207
 第三章 中国古代、近代(前期)社会结构及演变	 209
第一节 贵族分权制时期周代社会结构	210
一、西周春秋前期社会等级结构	210
二、简单而贫乏的社会群体	216
三、春秋中后期、战国时期社会等级结构的变动	221
四、周代社会结构的特点	224

第二节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前期秦唐间的社会结构	226
一、社会等级结构	226
二、等级变化及其原因和影响	243
三、宗族和家庭	246
四、社会组织	256
第三节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后期宋元明清(鸦片战争前) 的社会结构	263
一、等级结构	263
二、宗族和家庭	277
三、社会组织开始增多	282
四、社会结构变化的原因和意义	299
第四节 近代前期(1840—1912)变动中的社会结构	304
一、变动中的等级结构	304
二、资本家与无产者的出现	308
三、社会团体的激增	312
四、近代前期社会结构的特征	328
第五节 综论中国古代、近代(前期)社会结构中的几个问题	329
一、等级制度是社会生活的准则	329
二、宗法精神贯穿于古代社会结构和古人生活	336
三、社会结构的微弱变化与静态型农业社会的缓慢发展	338
四、经济结构、社会分工与社会结构	343
 第四章 古代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俗	 344
第一节 古人饮食生活习俗与规范	344
一、食品与食物的不充足	345
二、食法与规范	346
三、家庭饮食与家内人际关系	348
四、饮食礼制与人际关系	349
五、为政核心事务——重农耕与民食足	351
六、古代饮食与中华饮食文化	352
第二节 生育与生育观念——以皇家的生育为例	353
一、皇帝一后群妃制度与延续子嗣的婚姻实质	353
二、皇后选择与“宜子”观念	355

三、祈冀生子的信念与诸种表达方式	356
四、保胎分娩的措施与礼仪	358
五、皇子养护与血腥争斗	360
六、多子女观、多子女与多夭折	362
七、小结:皇家生育及生育观的特点	364
第三节 古人丧葬习俗	364
一、简述丧礼规制	365
二、厚葬风俗	367
三、薄葬的主张与实践	372
四、停丧不葬与风水观念	373
五、火葬的局部范围流行	374
六、丧葬史小结	376
第四节 古人节庆生活——以端午节为例	376
一、人生生活类型及节庆生活	377
二、端午节的活动内容	378
三、关于端午节的起源与卫生预防	382
后记	384

第一章 什么是社会史及其理论

什么是“社会史”，学术界的认识有很大的差异，究竟社会史是怎样的一门学问，笔者在本书的开篇，讨论这一问题，自然会涉及它的定义、研究对象、范畴、方法和功能以及它的研究历史。

无论认为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还是总体史，都需要把它放在历史学中来讨论，因此笔者有意于先明确关于历史学的认识，然后再谈什么是社会史的问题。故而在谈社会史之前，先以第一节来讲对历史学的理解，当然，目标是关照社会史与历史学的关系。

如何研究社会史的理论，笔者摒弃抽象学理的方法，而是从社会史的研究实况中寻找它的理论，所以第二节专门论述这一方法论问题，然后各节考察社会史的研究史和现状，从而整理出笔者的观点。由于中国社会史研究同西方年鉴派史学、新史学关系密切，我们理所当然地给予必要的关注，这就是将年鉴运动史学的介绍安排在第三节的原因。

鉴于讲述社会史的理论，这一章就有十多万字，读者可能难于一下把握笔者的观点，故而也在第一节交代对社会史的基本看法，而展开论说，则在其他各节。

第一节 历史学和社会史

一、历史学之我见

这个题目很大，涉及什么是历史学，它的功能何在，社会史在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自然要谈的内容庞杂、丰富，特别是因为史学同仁见解的差异，需要讨论的事情尤其地多，不过笔者在这里仅仅是提纲式地表明观点，似乎也无必要作出过多的申述。

从传统史学到近代史学，100年过去了，笔者亦治史半个世纪，对史学有所感悟，故在此议论历史学究竟是什么学问？它经历了怎样的历程？历

史知识要不要及如何大众文化化?所述皆系感性的经验之谈,而非理性的真知灼识,说出来聊供同仁讨论而已。

(一)“说故事”的历史学定位

1. 史学是陈述之学

史学就是讲故事,讲人物、事件、制度,以及产生这些故事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存环境和人文环境;讲故事的历史具有五种要素,即时间、地点、人物、情节及环境(前四种要素所形成的历史故事的社会背景及生态环境)。

讲故事的历史学是传统的,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主要是描述人物故事,即以人物为主体的事件故事,即使叙述典章制度,也是讲制度的制订过程及其实行结果,亦不脱离人物故事和人群故事。正因为是讲故事,所以史籍编撰体裁主要是三大类,即纪传体、编年体和本末体。今日之讲故事是传承的,然而又非纯粹传统的,是反映现代人类社会的知识、观念对历史的理解,是新的意义上的讲故事,不过仍然应是陈述之学。

2. 史学要不要讲道理(历史哲学)

说故事的陈述的史学不讲道理吗,不讲历史运动、历史发展轨迹吗,只是说一些具体的事情吗?非也,它是讲道理的,有义理的。但在表达方式上有两种差异:

一是寓论于史。作者有历史观点,有揭示历史面貌的愿望,但不采取大量议论的方式,而是选择充分的、较充分的史实表达自己的见解,并希望通过史实让读者自行理解历史,从中获取教益。传统史学采取“史臣曰”的方法表达史家观点;现代史家则多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实证史学家即多如此。做这种学问的人常常被归类为“史料学派”。这种作法,易于明了具体道理和经验,难于揭示大道理(所谓“规律”)。要之,实证之作不是不讲道理,而是寓论于史,或小题大做,以小喻大,通过具体的小事阐述大事及其道理。

另一种是义理派作法。史实不多,或利用二三手材料、他人考订的史料,建构史学模式,去讲论历史哲理、规律,给人以宏观道理的启示,开人心智,但所述是否符合历史实际,要靠继续研究。做这类学问的人往往被视为是“史观学派”。

实证法(实证派)与义理法(义理派)是何种关系呢?

笔者之意,实证是义理的基础,义理是实证的升华;没有实证,便没有义理。两者需要结合,实证努力理论化,勿为繁琐考证所累;义理要向实证靠

拢,最好要有实证功力。

3. 史学是科学抑或是艺术?

科学说。历史学是科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相信史家能够著作“定论历史”:反映历史真实,后世史家不能也不必要改动已成为真理的历史著作。此说相信史料能够论定历史,故有“史料即史学”之说。此说还相信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历史不过是在特定的理论指导下去验证这种理论的光辉正确。人们有理由希望历史学成为社会科学,故实证史学强调这一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史学更是如此。

对科学说的强烈质疑:历史不会重复,不能做科学实验,不可复制,此其一。其二,科学应发现规律,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否完全可以认识,这不好说,因为人的知识是有限的,可以做到局部的认知,但全部的通晓,就很难了,社会进化论、经济决定论等等理论试图解说,都因有破绽而受到责难。其三,史家之主体意识与科学很难保持一致,谁能保证史家不反映自己的情感、种族、阶级、文化的倾向性于著述中,史家的价值观也无法保证他的历史判断的公正性。其四,不仅是不同观念的史家对同一事件有相异的解释,而且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史家会对历史产生新的看法,哪里能有定论的历史?其五,历史靠史料来验证和说明,而史料的保存是有限的,即是在我国历史文献学素称发达、史书汗牛充栋的情况下,仍会发现许多方面的历史是缺乏记载的,致使史家难于完整地勾勒历史,况且史料有真伪,不易鉴别,要给历史作定论更难。

能不能认识人类社会总进程、总规律应当存疑,然而根据前人业已探索到的理论,发现局部性规律是可能的。例如讨论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民众的历史地位,等级与等级制度这些问题,学术界已经有了诸多共识。运用“科学精神”研究历史,使其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实,应是历史学家的努力方向。

艺术说,将史学理解为诗歌加哲学,是针对科学说而言的。其主要论点是史无定论,不同时代的人会对同样的历史作出迥异的解说,既无定论的历史,谈何科学!历史之成为艺术,因为史为实用,史家会赋予它时代之理解,不同时代的人会重新认识历史,而且这种认识又同个人的经验相联系。不同人的不同经验,给人以不同的历史故事和解释,而且运用活泼的笔法描绘历史,令历史如同艺术,成为美学的一种,令人欣赏。如司马迁的《史记》,还有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历史之成为艺术,还因为如何编排史料,如何讲故事,是需要讲求艺术的。但是史学艺术说,需要明确的是它非自由创作之艺术,并非文学艺术之虚构艺术,是编纂史书的艺术。

史家刘节在《论历史》一书中认为:史学研究结论应是科学的,书写的著作应是艺术的,归纳升华到哲学上应是哲学的^①。他的意见值得参考与尊重。

笔者愚见,史学是科学或艺术的问题,似乎不必过分纠缠,各有其是,可以互相调融,令史学在科学、艺术之间,或许更有趣味,更能发挥其功能。史学研究争取科学化,史学作品要求艺术化,也许是个好主意。

4. 从史学之异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看其陈述历史(讲故事)的特点

文学,形象思维之学,得益于想象。

哲学,宏观逻辑思维之学,得益于抽象思维。

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是强调规律、理论、模式之学。

史学,重陈述,讲故事,特别看重的是寻求史实及对其描述中的阐述。它不能凭借想象,或抽象思维,或套用公式理论,从根本上有别于其他学科。

史学这种用史料和史实所叙述的故事包罗万象,为各种学科提供可选择的史料和观点,这就使得历史学有点人文学、社会科学基础的味道。

5. 史学需要保持“说故事”的特色

史学应保持其特点,是陈述历史和陈述中引出固有的道理,而不是一般的讲述宏观义理和规律。如果历史学大讲理论,忽视对史实的陈述,史学将失去其特性,不成其为史学。因之,笔者不赞同以义理、新方法之探讨为史学研究的主流,或谓史学不讲理论,为其他科学学科所小觑,不如理论化;然而史学研究正在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相结合,有其活跃性,至于社会地位下降,那是另外一回事(在近代社会,人文学科的传统主流地位为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所代替,非仅史学一家也;关于这一点,后面仍有机会涉及)。笔者的这种史学观念是传统的,是固守史学本位,认为惟其如此,才能保持历史学的特色,而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留有一席之地。在2002年举行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有的学者看到“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科学概念和体系的引入,史学越来越理论化,抽象化,追求宏大叙事,寻求历史规律,历史似乎必须被赋予一些规则才有意义,这样做的后果是使史学还没有找到新的定位就先丧失了传统”,因此他们主张恢复历史现场感,认为“叙述和感悟,这也许就是史学守住边界的最根本的方式”,当然也应建立历史学自身的一套概念体系^②。有这样的同调者,真乃令人高兴。

① 刘节:《论历史》,正中书局1948年,第65页。

② 张小也:《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中华读书报》2002年9月4日。

(二) 历史学发展历程、走向与社会史研究

关于史学已经历的发展过程、当今趋势,以及与陈述史学的关系问题,笔者仅将概约化的看法缕述于次:

1. 古代传统史学(历史编纂学)

可视为政治史的历史学,主要是通过历史人物的活动讲述政治史(含军事史、外交史),被有的学者称为“帝王史”,或被讥讽为“断烂朝报”。

《史记》之“本纪”,主旨是为尊君,“传”、“志”本意是在说明“本纪”,可知纪传体史书立意写帝王政治史,总结治理经验和治术。当然,所谓政治史,政治范畴之外,也包涵经济、文化等主要制度、民族关系、中外关系在内,但都是围绕帝王政治这个中心讲述的。

20世纪以来,传统史学失去昔日光辉,实证史学、阶级论史学迭居史坛的主流地位,整体史的新史学也在孕育之中。

2. 实证史学

从梁启超“新史学”以来,到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陈寅恪、陈垣以及王国维、吕思勉、柳诒征等所提倡、实践的实证史学,政治史仍然是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也开始了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以及与科技史有关的数学史、度量衡史等作为专门史或向专门史方向发展的研究。

实证史学在方法上重视实证,特别讲求材料的发现和搜集。实证史家尤其重视考古发掘,其对科学方法的成功运用在20世纪30年代最受瞩目。

实证史家在观念上,开始多信仰进化论,后来多样化了,主要是实验主义、自由主义。他们强调学术研究独立思考,学术自由,反对政治干预。

实证史学,在中国的出现也是渊源有自,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的体例为近代史学提供了借鉴,乾嘉考据方法亦为后人所袭用。在诸大家中,胡适、傅斯年是新派,陈垣等自认是“旧派”,王国维、陈寅恪,乃至他们的晚辈季羨林,在表达方法上接近中国传统。

有人认为史学的实证方法是永恒的,笔者以为若只是强调史料研究的重要性可以作如是观,但作为一种史学范式的实证史学就不该有此殊荣,因为它的指导观念和史学功能论并不是无可非议的。

3. 阶级论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人主要根据苏联的理论解释,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将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历史视为阶级斗争史,是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的历史。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

吕振羽、翦伯赞为公认的学术代表,白寿彝则多少别具一格。在具体研究上,实际上将历史分为三大块: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史主要研讨阶级斗争史、农民战争史、政治斗争史、中国革命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阶级论史学在观念上强调探索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笃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及前者决定后者的理论,并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注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经典著作的情况。

功能方面极其强调为政治服务,反对脱离无产阶级政治、无产阶级专政。

从根本上看,阶级论史学是一种宏观史学,然而并不排斥微观研究。在对下层民众史、某些历史运动本质的揭示方面有着贡献。

4. 社会史的史学

20世纪上半叶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史学、人类学、民俗学共同开展社会史的研究。此后,在我国内地,80年代中期以来,史家接受二三十年代社会史研究、阶级论史学关于劳动者斗争史研究的成果及受西方年鉴史学运动影响,自觉或较自觉地进行社会史研究,目前方兴未艾,有成为史学主流之势。在我国台湾,社会史研究在领域的拓宽和探讨的深度上均有令人瞩目的成就。

社会史大大扩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社会结构、日常生活、民间信仰与意识、心态、身体、生态环境都进入研究范围。

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学、人口学、历史人类学等学科,有着交叉研究的内容,因而成为历史学与其他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桥梁。

研究方法上采用归纳法,视角转向普通民众,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社会学的个案研究法、哲学的辩证法等等方法,也被吸收作为研讨的方法。

社会史的研究,令史学功能,由政治功能向社会文化功能转化。

5. 以“整体史”为特征的“新史学”出现的可能及其与社会史的关系

在西方,史学走出年鉴运动,“新史学”正在形成之中。台湾学者在进行社会史研究的同时,就有新史学之愿望,由《新史学》杂志的命名可知。大陆学者提出社会史是一种研究范式之说,与整体史联结起来。

整体史也称“总体史”、“社会的历史”、“社会史学”,它的产生有其必要性:一方面历史学、社会史研究领域一再扩大,出现所谓“历史碎化”现象,学科研究特别需要总和、综合;另一方面,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使史学成为容纳百川之学,处于跨学科研究的中心地位,也需要进行学科整合,而社会